

【文学 语言学研究】

长生、苦空与忠孝

——宝卷命名路径及民族文化视野

韩洪波, 陈安梅

(扬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2)

摘要:中国宝卷的命名具有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涵,其用语多源于儒释道三教典籍,并进行相应的改造与组合,是民间宗教思想的反映,体现了劝惩与娱乐的双重功能。

关键词:宝卷命名;民族文化;佛教;道教;儒家;劝惩;娱乐

中图分类号: I29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94(2013)02-0101-07

中国宝卷渊源于唐代俗讲,沾溉于宋代科仪,始见于元末明初,风行于明清及近代,至今在江浙及河西走廊等地农村中仍有余响,是说唱文学之大宗,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影响深远。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今,学界对于宝卷的渊源、形成、分类、发展、题材、思想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关于宝卷的命名却仅有车锡伦先生在《中国宝卷文献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给予简明扼要的说明,迄今,学界尚无专门论文对此加以讨论。因此,笔者尝试从宝卷命名出发,来分析其形式结构、思想文化内蕴及劝惩与娱乐并举的文化内涵,以期管窥中国宝卷的学术价值。

中国宝卷的名称复杂多样,仍有规律可寻。从结构上看,宝卷名称绝大多数可析为两部分,即以表示内容、宗旨及功用的词语加上“宝卷”、“经”、“传”、“典”、“偈”等表示其文本性质的词语合而为之,另有少数名称前缀有“销释”、“佛说”、“元始天尊说”等语。

宝卷命名提示其内容,不外乎人、事、物三端,或此三者之组合。以车锡伦先生《中国宝卷总目》为例,其中表示人者如《八仙宝卷》、《包公宝卷》、《财神宝卷》、《慈王宝卷》、《沉香宝卷》、《窦娥宝卷》等;表示事者如《恶妇变驴宝卷》、《分玉镜宝卷》、《佛妖斗法宝卷》、《高兰休妻宝卷》、《观音送子宝卷》等;表示物者如《汗衫宝卷》、《花园宝卷》、《红楼镜宝卷》、《金钗宝卷》、《梨花宝卷》、《雷峰宝卷》等;人、事、物三者俱全者如《梁山伯祝英台夫妇攻书还魂团圆宝卷》、《孟姜女哭长城宝卷》、《秦始皇打长城宝卷》、《唐王游地府李翠莲还魂宝卷》等。宝卷命名突出其宗旨者如《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还乡宝卷》、《佛说道德运世忠孝报恩宝卷》、《佛说二十四孝宝卷》、《弥勒佛说地狱十王宝卷》、《纯阳祖师说三世因果宝卷》、《东岳大帝回生宝训》、《度世宝卷》等;命名昭示宝卷功能者

收稿日期: 2012-12-02

基金项目: 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从变文到说书的文体流变研究”(CXLX11_0989); 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中国说唱文学在日本的传播研究”(CXZZ12_0885)

作者简介: 韩洪波(1975-),男,河南驻马店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如《破邪显证钥匙卷》、《辟邪归正消灾延寿立愿宝卷》、《消灾延寿阎王经》、《招财宝卷》、《指迷引真宝卷》等。可见,通过宝卷名称就能看出其思想内容、表达宗旨和功用。

据明王源静补注《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卷上可知:宝,意为法宝;卷乃经卷。宝卷系通称,有时则简称卷,如《财神感应卷》、《地藏劝修卷》、《地狱科文他卷》、《目连卷》、《胡屠卷》等,还有其他的称谓如科仪、宝忏、科、经、真经、妙经、宝经、宝传、传、古典(或故典)、古迹、妙典、偈、偈文等。

“科仪”、“宝忏”、“科”之名来自佛、道二教。丁福保《佛学大辞典》:“《销释金刚科仪会要批注》一曰:‘科仪者,科者断也。禾得斗而知其数,经得科而义自明。仪者法也,佛说此经为一切众生断妄明真之法。今科家将此经中文义事理,复取三教圣人语言合为一体,科判以成篇章,故立科仪以为题名。’”^{[1]1705-1706}释“忏”云:“悔过之义。”^{[1]204}“忏礼”,“谓斋礼忏悔以冀降福也。《南史》曰:‘比来慕法,普天信向。家家斋戒,人人忏礼。’”^{[1]207}“忏仪”,“忏法之仪式也。法华忏法,方等忏法,观音忏法,弥陀忏法等”^{[1]206-207}。“仪轨”,“记密部本经所说佛菩萨诸天神等念诵供养仪式轨则之书。谓之仪轨。原为龙树所诵出,最为广博。不空善无畏自其中抄出而传译之者,即今之仪轨也。宋元以下之大藏经中载之”^{[1]203}。按《大正藏》中着录以“忏仪”名者3种,以“忏法”名者4种,以“忏文”名者5种,以“仪轨”名者107种,皆为科仪之类。道教经典亦有忏文之称,与佛教近似。《道教大辞典》:“科仪,谓道士斋醮道场,所行之科事威仪多种,列于道藏威仪类。”^{[2]496}“忏文,忏谓忏悔悔过之意。道藏中有各种大小忏文,名为法忏,以供人祈求忏悔之用,斋醮科仪皆有之”^{[2]321}。按《道藏》着录威仪类160种,其他部类也有。

这些科仪对于宝卷的形成影响深远,如南宋宗镜根据《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编的《销释金刚科仪》,因在明代世俗佛教及民间极为流行,又被称为《销释金刚科仪宝卷》。《中国宝卷总目》中以“科仪”、“宝忏”或“科”命名者凡51种,如《请佛科仪》、《攘星科仪》、《天地十方万灵真宰拔济众魂苦难赦孤施食科仪》、《太上玄宗科仪》、《超拔亡灵宝忏》、《触犯土王宝忏》、《五公新说救劫宝忏》、《庆王科》等。

经,在佛教中,意为贯穿、摄持。唐窥基《法苑义林》卷三谓:“虽以贯穿之义以释契经,以教贯义,以教摄生,名之为经,犹纒贯花如经持纬。西域呼汲索缝衣纒席经圣教等皆名素咀纒。众生由教摄,不散流恶趣;义理由教贯,不散失隐没,是故圣教名为契经。”^[3]又,经对于佛教而言,是恒久不变之常道。慧远《无量寿经义疏》卷上,谓:“经者,外国名修多罗,此翻名纒。圣人言说,能贯诸法,如纒贯华,故名为纒。而言经者,纒能贯华,经能持,其用相似,故名为经。若依俗训,经者常也,人别古今,教仪常措,故名为常。”^[4]又因佛经神妙、幽微、至真无虚、如若珍宝,而称之为妙经、真经、宝经等。《大正藏》以“妙”为名者42种,其中以《妙法莲华经》及其有关注解最为着明;以“宝经”为名者7种,如《佛说遗日摩尼宝经》等;以“真”为名者51种,如《佛说文殊菩萨最胜真实名义经》、《圣妙吉祥真实名经》等。道教经典亦称真经、妙经、宝经,以自神其教。《道教大辞典》云:“真经,道经之称。《唐书·艺文志》:天宝元年,诏改道书类《老子》为《道德真经》,《庄子》为《南华真经》,《列子》为《冲虚至德真经》,《文子》为《通玄真经》,《庚桑子》为《洞灵真经》。”^{[2]481}《道藏》中与“真经”有关的著作115种,除前引之外如《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真经》、《上清大洞真经》、《无上妙道文始真经》等;“妙经”105种,如《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太上升玄消灾护命妙经》等;“宝经”7种,如《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上清太上元始耀光金虎凤文章宝经》等。

民间宗教受佛、道二教影响,亦称其宝卷为“经”、“真经”、“宝经”、“妙经”之类,以借此名强调宝卷的至真、至宝、至妙,堪与佛典、道经并驾齐驱。《中国宝卷总目》着录此类宝卷60种,如称“经”者:《庚申经》、《高上玉皇经》、《高王经》等;称“真经”者:《关圣帝君觉世真经》、《观音济度本愿真经》、《普明古佛遗留圣宝真经》等;称“宝经”者:《正宗无这注解宝经》等;称“妙经”者:《大圣五公演说天图形旨妙经》等。

“传”或“宝传”,“一般用于神道人物传说和宗教祖师传记宝卷”^{[5]7},是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兴盛的影响所至。《史记》开创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其列传一体专记著名人物事迹,成为中国古代正史的主流。杂史杂传、小说笔记类文献也多以传为其名,特别是记述神仙奇异事迹者,如《列仙传》、《神仙传》、《集仙传》、《续仙传》等等,皆为此类。唐代传奇更是多以传为名,如《长恨歌传》、《李娃传》、《任氏传》、《柳毅传》、《虬髯客传》、《李章武传》等,数不胜数。佛道二教此类传记也为数不少,《道藏》洞神部有记传类,佛教则有《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马鸣菩萨传》等等。民间宝卷受其影响,亦采用传记之体来记述人物或神道之事。《中国宝卷总目》着录此类宝

卷20种,如《韩仙宝传》、《韩祖成仙宝传》、《目连救母幽冥宝传》、《还阳宝传》、《游冥宝传》、《何仙姑传》、《幽闺全传》等。

偈,为梵语偈陀或伽陀之省称,意为颂。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偈,译曰颂。定字数结四句者。不问三言四言乃至多言,要必四句。颂者,美歌。伽陀者,联美辞而歌颂之者,故译曰颂。”^{[1]1958}隋智顓《妙法莲华经玄义》卷第六上曰:“伽陀此云不重颂,亦略言偈耳,四句为颂,如此间诗颂也。”^{[6]752-753}即佛经中之唱词。道经中亦有偈,《道教大辞典》:“偈文,道经以颂赞之文为偈,其文多为四言、五言、或七言,必成四句为一首,是名偈文也。”^{[2]88}道经之偈与佛经之偈,其义略同。宝卷借用此名称,“指用于做会宣卷中祝祷仪式的歌曲”^{[5]8},又称“偈文”。《中国宝卷总目》着录此类宝卷39种,如《八仙上寿偈》、《采总仙卷偈》、《长毛佛偈》、《景致偈文》、《闲文偈文》等。

在近现代江浙民间,又有称宝卷为古典、古迹、妙典者,意为古老的故事。《中国宝卷总目》着录约20种,如《三猫古典》、《玉珙古典》、《吃狗屎骂爹娘典故》、《贞烈古迹》、《回郎妙典》、《铺堂妙典》等。

宝卷命名之异称,已如上所述。有些宝卷又仿佛教、道教经典之称,在其名前缀以“销释”、“佛说”、“元始天尊说”等语,以自神其教。

佛说,是佛经常用语之一,意为经乃佛亲口宣说、所言不虚。《佛学大辞典》:“佛说,凡佛教之经典有五人之说者,佛说其一也。佛说者,佛之金口自宣说法也。法华经药草喻品曰:‘如来是诸法之王,若有所说皆不虚也。’”^{[1]1175}《大正藏》收录佛经名目前冠以“佛说”之语者凡682种,如《佛说七佛经》、《佛说大坚固婆罗门缘起经》、《佛说大集法门经》、《佛说帝释所问经》、《佛说四谛经》等等。宝卷效仿佛经命名方式,亦以“佛说”缀之于前,《中国宝卷总目》着录此类宝卷凡48种,如《佛说大藏地狱救度离苦生天宝卷》、《佛说大藏显性了义宝卷》、《佛说达摩直指正宗行觉宝卷》、《佛说地狱还报经》、《佛说二十四孝贤良宝卷》等。

道教造作经文,亦于道经名称前缀以“元始天尊说”、“太上说”等语,以示其经来历之神圣,《道藏》收录名为“元始天尊说”者22种,如《元始天尊说得道了身经》、《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等;名为“太上说”者19种,如《太上说洞渊说请雨龙王经》等,其他假托之名还有50种左右。宝卷借鉴道经,亦有“元始天尊说”为名者2种,如《元始天尊说真武修行苦行宝卷》、《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宝卷》等;以“太上说”为名者1种,《太上说双珠球义侠记道场》。

销释,意为解说。《佛学大辞典》:“销释,《销释金刚科仪会要批注》一曰:‘销释喻科文之解判,能分事理,销者煎销也,释者解释也。’”^{[1]268}宝卷名称冠以“销释”,意为对经典的解说,如《销释般若心经宝卷》、《销释大乘宝卷》、《销释归家报恩宝卷》、《销释金刚科仪》等。

二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宝卷名称多借鉴佛教和道教经典的命名方式,与佛、道二教不无关涉,不过,宝卷命名之词虽多沿袭佛道二教的语汇,但又明显有差异,并非完全照搬,其中不但包含了丰富的佛教、道教思想,而且对于儒家思想也必然吸收,更有杂糅儒释道三教的民间宗教的踪影。

首先,宝卷命名体现的道教文化内涵。鲁迅认为,道教是中国文化的根柢,当然对于讲唱文学如宝卷有重大影响,表现在宝卷命名方面,有以下两点。其一,宝卷名称多用道教神灵之名。道教神灵系统庞杂而繁复,以三清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及太清道德天尊为主神,不但有玉皇大帝、紫微北极大帝、勾陈上官天帝和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祇等四御,而且有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河海等自然之神,还有四大元帅、四值功曹、六丁六甲等护法神将,还有上中下八仙、三茅真君、四大真人等群仙众真,甚至三元大帝、关圣帝君、医圣药王、二郎岳飞等圣人英杰也加入道教神仙谱系。中国宝卷命名深受道教诸神的影响,其中有关三清者如《太上老子清静科仪》,关于玉皇大帝者如《玉皇宝卷》、《玉皇救国四维经》,有关八仙者如《八仙宝卷》、《八仙上寿宝卷》、《八仙缘宝卷》、《吕祖宝卷》、《何仙姑宝卷》、《韩湘子宝卷》等,关于三元或三元者如《三官宝卷》、《三官显圣宝卷》、《三元成道宝卷》、《太上三元忠孝三官宝卷》,有关三茅真君者如《三茅宝卷》、《三茅真君宝卷》等,有关土地神者如《先天元始土地宝卷》,有关灶神者如《灶皇宝卷》、《灶家宝卷》、《灶界宝卷》、《灶君宝卷》等,还有关于庄子的《庄子宝卷》,关于真武的《玄天上帝真武祖师修行成圣宝卷》,等等。可见,这些用来命名的神灵,多为民间所熟知者,

杂而多端,但与道教不无关联。

其次,宝卷命名体现了对于长生不老的追求。道教宗旨不同于儒家以追求三不朽为目的的入世精神,也不同于佛教把人生看作苦海而追求涅槃的对生命的超越,而是以生为乐,追求长生不老。《抱朴子内篇》:“苦夫仙人,以药养身,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不死,而旧身不改,苟有其道,无以为难也。”^{[7]14}故道教之终极目的即是肉体成仙。宝卷命名,多以“仙”为之,即为渴求成仙的外在表现;因成仙至难,故求其下,转而企盼长寿延生,宝卷又多以“寿”名之,如上文所引“八仙”等,又如《平仙宝卷》、《长生宝卷》、《长生乐》、《长寿宝卷》、《百寿图》、《百寿图宝卷》、《寿延百龄宝卷》等等。由此可见,仅从命名特点来考察,宝卷的道教文化气息就十分浓厚,其中的道教神灵故事及对于成仙长寿的向往,在民间具有广泛的影响。

再次,宝卷命名体现的佛教文化内涵。佛教基本教义是无常苦空、地狱轮回、因果报应等。佛教认为,人之生老病死皆为苦,世间万事万物之生灭变迁,刹那不停,即是无常。《佛学大辞典》:“世间一切之法,生灭迁流,刹那不住,谓之无常。”^{[1]2173}《涅槃经》有一首著名的偈语:“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8]375}《大智度论》对无常如此譬喻:“咄世间无常,如水月芭蕉。功德满三界,无常风所坏。”^{[9]9}《大正藏》有《佛说无常经》、《无常三启经》等。中国宝卷命名就表现了这种思想,如《苦海宝卷》、《张氏无常宝卷》等。

六道轮回是佛教教义的重要思想,《佛学大辞典》:“众生无始以来,旋转于六道之生死,如车轮之转而无穷也。”^{[1]2638}所谓六道,即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有情众生于此六道中不停流转,不可超脱,只有佛、菩萨等才能不入六道之中。六道又以地狱最苦。地狱,“译为不乐,可厌,苦具,苦器,无有等。其依处在地下,因谓之地狱,是译义也”^{[1]1066}。凡做恶严重者,将入地狱受苦。《大正藏》有《六趣轮回经》等。宝卷以“地狱”命名,其劝惩意识非常强烈,如《地狱宝卷》、《地府宝卷》、《地狱宝忏》、《造恶地狱宝忏》、《地狱科文全卷》、《销释明证地狱宝卷》、《十王地狱宝卷》、《普运十王地狱宝卷》等,也有以“轮回”为名者,如《轮回宝卷》等。

因果报应也是佛教重要教义之一。《佛学大辞典》:“因果,因者能生,果者所生;有因则必有果,有果则必有因,是谓因果之理。佛教通之三世说善恶应报之义。《观无量寿经》曰:‘深信因果,不谤大乘。’《止观》五下曰:‘招果为因,克获为果。’《十住毘婆娑论》十二曰:‘因以得知,得者成就。果者从因有,事成名为果。’”^{[1]989}“因果报应,善因者善果,恶因者恶果,有原因,则必有结果之应报也”^{[1]990}。又“报应,佛家谓有施必报,有感必应故现在之所得,无论祸福,皆有报应”^{[1]2284}。质言之,因果报应即是说,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无论善恶祸福皆有报应。《大正藏》有《分别善恶报应经》、《饿鬼报应经》、《佛说罪福报应经》等。中国宝卷的命名直接采纳“因果报应”而为之,如《报恩因果宝卷》、《果报宝卷》、《善恶果报宝卷》、《善恶因果宝卷》、《因果经宝卷》、《转世报应宝卷》等,又往往突出恶有恶报,以示惩戒,如《吝饭雷诛宝卷》、《恶妇变驴宝卷》、《逆母虑吞宝卷》、《妻党同恶报宝卷》、《天雷报宝卷》(即《清风亭宝卷》)等。

宝卷命名对于佛教文化的吸收,还表现在运用佛教神灵之名方面。佛教神灵谱系比道教更加庞大和严整,至高无上者为佛释尊释迦牟尼,以其为中心,又有过去七佛、竖三世佛、横三世佛,佛祖身份多重,称三身佛。除此之外,还有为数众多之佛。仅次于佛者为菩萨,数量不可计数,著名者有“八大菩萨”如文殊、大势至、弥勒、金刚手、虚空藏、除盖障、普贤、地藏等,有“四大菩萨”即文殊、普贤、观世音、地藏等。菩萨以下是罗汉,有十大弟子、十六罗汉、十八罗汉、五百罗汉等之称。关于十八罗汉具体所指,影响较大者为:举钵、伏虎、喜庆、看门、长眉、静坐、挖耳、骑象、坐鹿、开心、探手、托塔、芭蕉、过江、布袋、降龙、笑狮、沉思等。佛教护法神规模浩大中,出身不凡,如天龙八部,即天众、龙众、夜叉、乾闥婆、迦楼罗、紧那罗、阿修罗、摩睺罗迦等。天又有二十诸天,二十四诸天之说。护法神中还有十大明王和执事伽蓝以及众多的神僧等等。兹略举大概,实际上,佛教诸神远不止这些。中国宝卷当然不会对佛教诸神一一讲述其故事,而是选择了对于民间生活影响深远者。关于诸佛的宝卷,除上文引述前面冠以“佛说”之名者,还有讲述释迦牟尼佛故事者如《雪山宝卷》、《雪山本行宝卷》、《雪山记宝卷》、《悉达太子宝卷》等;与弥勒有关者如《弥勒佛说地藏十王宝卷》、《弥勒佛出西宝卷》、《弥勒佛临凡化鹤偈》、《弥勒佛救劫宝卷》;与药师佛有关者如《药师如来本愿功德宝卷》等。关于菩萨的宝卷,讲述观音菩萨和地藏菩萨故事者为数最多,如《观世音菩萨香山因由》、《观世音菩萨普度授记归家宝卷》、《观音宝卷》、《观音送子宝卷》、《观音大士游十殿阴阳善恶报应人心宝卷》、《观音得道宝卷》、《观音开卷偈文宝卷》、《观音济度本愿真经》、《观音家

堂化身宝卷》、《观音经》、《观音十叹宝卷》、《观音释宗日北斗南经》、《观音十二圆觉》、《观音游殿宝卷》、《地藏宝卷》、《地藏劝修卷》、《地藏王菩萨宝卷》、《地藏王菩萨执掌幽冥宝卷》、《南无地藏菩萨宝卷》等。关于罗汉的宝卷,则以目连为最多,如《目连宝卷》、《目连救母宝卷》、《目连救母幽冥宝卷》、《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目连救母生升天记》、《目犍连尊者救母脱离地狱升天宝卷》、《目连三世宝卷》等。有关神僧者则有《江流宝卷》、《唐僧宝卷》、《唐僧出世宝卷》、《三藏法师出世因由宝卷》、《醉菩提宝卷》等。除此之外,尚有许多沿用佛教神灵之名为宝卷命名者,足见这些神灵在民间大众心中浸润之深。

最后,宝卷命名体现的儒家文化内涵。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特别强调忠与孝,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无以伦比,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干。仁者,爱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0]249}。爱父母,即是孝,爱兄长即是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0]7}、“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11]162}。孝,即善事父母,即孔子所谓“竭力”、“无违”、“慎终”、“追远”、“色难”、“忧疾”、“知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几谏”、“劳而不怨”、“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等。《孝经》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人之行,莫大于孝”^{[11]2545,2549,2553}。孝的典型事例在据考为元代郭居敬《二十四孝》中。孝是最根本、最崇高的道德规范,在中国极受重视。中国宝卷对于孝的宣传是不遗余力的,往往以孝子之名或“孝”字命名,以彰其义,如前文所引有关目连的篇目,又如《贤孝宝卷》、《贤孝女宝卷》、《贤孝双修卷》、《大孝宝卷》、《二十四孝报娘恩》、《劝世二十四孝宝卷》、《董永卖身宝卷》、《王祥宝卷》、《王祥卧冰宝卷》、《赵氏贤孝宝卷》等。与孝相联系者是忠,《忠经·保孝行》曰:“夫惟孝者必贵于忠。”^{[12]482}忠即忠诚、诚心之意。宝卷以忠为名者往往与孝并列,如《忠孝宝卷》、《忠孝节义宝卷》、《忠孝双全宝卷》、《忠义宝卷》等,亦可见忠孝之关系密切。

节亦为儒家伦理学概念,意为人的气节、节操。《白虎通》曰:“必死不可生畜,士行耿介,守节死义,不当移转也。”^{[13]356}二程又提出妇女不可失节,《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下曰:“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于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已失节也。’曰:‘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后,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14]241}意即妇女要从一而终,不可改嫁,这样,节与贞有关,《周易程氏传》“恒卦”:“在妇人则为正而吉,妇人以从为正,以顺为德,当终守于从一。”^{[15]281}这种扼杀无辜妇女青春和生命的节操观念,影响了中国一千多年。宝卷对这类事迹也颂扬不止,以“节”或“贞”为名者如《节孝宝卷》、《义夫节妇宝卷》、《销释孟姜女忠烈贞节贤良宝卷》、《贞节宝卷》、《贞烈宝卷》、《贞烈寻夫宝卷》等。

义在孔子看来是君子的理想人格,“君子义以为质”^{[10]629}、“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0]154}。作为伦理规范,义存在于君臣关系中,“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10]726}。孟子认为,义是人的善性之一,“羞恶之心,义也”^{[10]757}、“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16]507};在义与利互相矛盾时,“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履”^{[16]43}。张载认为,“义者,克己也”^{[17]169}、“集义,犹言积善也”^{[17]171}。二程则把义与仁联系起来,以仁为体,以义为用。朱熹认为义源于内心:“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18]242}因此,凡义士、义人皆备受推崇,如关羽之义薄云天,历代享受香火不断。宝卷中歌颂义人、义士甚至义妖之篇目为数不少,如《恩义宝卷》、《结义宝卷》、《结义高升宝卷》、《仁义宝卷》、《舍子取义海歌卷》、《义虎宝卷》、《义猴宝卷》、《义结金兰宝卷》、《义盟亲知宝卷》、《义气宝卷》、《义妖宝卷》、《义勇宝卷》等。

需要指出的是,儒释道三教文化在宝卷中的体现是综合的,而不是片面的,是民间宗教文化的表征而不具有正统宗教的特色,这从其命名的角度也可探知一二。如《修真因果宝卷》,“修真”为道教概念,意为学道修行,唐玄宗《送道士薛季昌还山》:“洞府修真客,衡阳念旧居。”^{[19]33}陶宗仪《辍耕录·叙画》:“画人物,必分贵贱气貌、朝代衣冠。释门有善功方便之颜,道像具修真度世之范。”^{[20]246}而“因果”为佛教概念,已见前述。《销释三教总观通书宝卷》则直接标举三教之名。可见,宝卷的三教思想文化缠夹在一起,无法分开,更体现出三教合一甚至多教合一的特色。换句话说,它并非儒释道某一家的思想体现,而是更加具有民间宗教的性质,何况,宝卷本来就是民间宗教的经卷。

三

宝卷命名的文化内涵不仅表现宗教意义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劝惩性与娱乐性共存的特点。

宝卷的劝惩性是不言而喻的。《金不换宝卷》扉页题:“为善最乐,劝世良言。”^{[21]358}《立愿宝卷》中说:“却说宣

卷一门,原是劝人为善的意思。”^{[21]244}中国宝卷的命名在一定程度上蕴含有关惩思想,有些直接以“劝”为名,劝人行善,与其内容相符,如《劝世宝卷》,借“蒋大人”宣扬道:“世上人,有几等,士农工商。或栽田,或种地,勤俭为上。有儿孙,必须要,送入学堂。切不可,任糊为,由他放荡。怕的是,遭祸事,连累爹娘。贫穷的,不读书,更宜教养。医可学,工可为,学些艺方。有女媳,叫他们,勤为织纺。每日里,三餐饭,顾惜米粮。”^{[23]2}可谓事无巨细,劝善宗旨鲜明,与名称相得益彰。其他还有《劝吃素经》、《劝夫宝卷》、《劝和婆媳宝卷》、《劝人连七七宝卷》、《劝世宝卷》、《劝世二十四孝宝卷》、《劝世回头偈》、《劝善宝卷》、《劝善偈》、《劝善修行念佛无为宝卷》、《劝修宝卷》、《劝萱和荆宝卷》等。

有些宝卷命名的劝惩性则更为明确,具体到生活当中的某一方面。如《惜谷免灾宝卷》,通过其名,就知该宝卷是专门劝人珍惜五谷的,其开篇曰:“一炷清香炉内装,惜谷宝卷始开场。可知道天地养人生五谷,被中益气不寻常。若无五谷难活命,肚中饥饿炒肝肠。所以上天多看,活命之宝米为王。倘然轻贱来抛弃,霹雳天雷不可当。只因为不敬五谷天动怒,并且要降灾降难降饥荒。此中罪孽如山大,有眼青天照十方。”^{[24]235-250}其他还有《报恩宝卷》、《报恩因果宝卷》、《报母血盆经》等,强调对于母恩的报答。

有些宝卷则通过讲述反面事例来昭示其劝惩功能,以示警戒,多杂以因果报应之说,即所谓恶有恶报。其中惩戒“逆”者如《逆媳宝卷》、《逆媳案宝卷》、《逆子宝卷》、《忤逆宝卷》等,戒“欺”者如《欺贫重富宝卷》、《欺贫害婿宝卷》、《欺嫂丧妻宝卷》、《欺婢宝卷》、《欺心宝卷》等,戒“偷”者如《偷鸡宝卷》、《偷粮宝卷》等。类似者还有《天打儿媳宝卷》、《天诛潘二宝卷》、《吞产宝卷》、《吞饭雷珠宝卷》等。

与劝惩性结合在一起的是宝卷的娱乐性。宝卷如果不能动人以情,仅以枯燥的说教来施加影响,那么其劝惩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宝卷的娱乐性表现在命名上,首先是大量引进俗文学中的传统故事,来吸引听众。如《赵氏贤良宝卷》的依据是南戏、传奇《琵琶记》,《金锁宝卷》的依据是杂剧《窦娥冤》和传奇《金锁记》,《李三娘磨房宝卷》的依据是《白兔记》,《双奇冤宝卷》的依据是话本小说《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宝卷所据的杂剧、传奇、小说等的娱乐性自不待言,如《古今小说题辞》云:“小说如《三国志》、《水浒传》称巨观矣。其有一人一事,足资谈笑者,犹杂剧之于传奇。”^{[24]228}其次,宝卷中更有大量的由弹词改编而成的篇目,而弹词的娱乐性是非常强的,如《新刻古本大金钱全传》卷首《大金钱传叙》曰:“癸未夏,适于残简中偶得弹词抄本,未知何人所作,阅之殊为愉快。……至若情痴爱慕,令人心迷;情断悲伤,令人堕泪;情险图谋,令人发指;情真守义,令人击节;抑且情厚忘仇,情浓欢洽,令人欣慕不置。”^{[25]129}由弹词改编而成的宝卷,据车锡伦先生统计,约100余种,如《珍珠塔》、《麒麟豹》、《玉蜻蜓》、《倭袍传》、《何文秀》、《文武香球》、《再生缘》、《大红袍》、《百花台》、《黄金印》、《白鹤图》、《百鸟图》、《雕龙扇》、《八宝双鸾钗》、《双珠凤》、《双玉燕》、《双玉珥》、《兰香阁》、《十美图》等。再次,宝卷以“乐”、“奇”、“笑”、“开心”等表达娱乐之意的字眼嵌入名称之中,如《长生乐》、《乐善宝卷》、《乐心和宝卷》、《奇缘宝卷》、《希奇宝卷》、《新奇宝卷》、《啼笑因缘宝卷》、《三笑才子宝卷》、《开心结果宝卷》等。

总之,宝卷命名袭用了佛道典籍,又有所革新,表现出浓厚的儒释道三教文化融汇的特色,而且还显示了劝惩和娱乐功能。

参考文献:

- [1]丁福保.佛学大辞典[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8.
- [2]李叔还.道教大辞典[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 [3]窥基.法苑义林[M]//大正藏:第45册[M].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 [4]慧远.无量寿经义疏[M]//大正藏:第37册.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 [5]车锡伦.中国宝卷文献的几个问题[A]//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 [6]智顓.妙法莲华经玄义[M]//大正藏:第33册.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 [7]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8]昙无讫.大般涅槃经[M]//大正藏:第12册.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 [9]鸠摩罗什.大智度论[M]//大正藏:第25册.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 [10]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11]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2]马融.忠经详解[M]//续修四库全书(第933册).郑玄,注.陶原良,详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3]陈立.白虎通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4.
- [14]朱熹.二程遗书[M]//四库全书:第69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5]程颐.伊川易传[M]//四库全书:第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6]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7]张载.张子全书[M]//四库全书:第69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18]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5.
- [19]中华书局编辑部.全唐诗(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20]陶宗仪.南村辍耕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俗文学丛刊编辑小组.俗文学丛刊:第358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
- [22]王见川,林万林.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第11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
- [23]昭庆慧通经房.劝世宝卷[O].清光绪己亥(1899)古杭西湖弥勒院比丘醒彻刊本.
- [24]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 [25]谭正璧,谭寻.评弹通考[M].北京:中国曲艺出版社,1985.

Longevity, Bitter, Empty and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Baojuan Named Path and National Culture Field of Vision

Han Hongbo, Chen Anme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2, China)

Abstract: The names of China Baojuan have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ir expressions mainly come from the Confucianism, Buddhist and Taoist classics, which have been reformed and composed accordingly. The expressions reflect the folk religious thoughts, and also embody the punishing and entertainment functions.

Key words: Baojuan names; national culture; Buddhism; Taoism; Confucianism; punishing; entertainment

(责任编辑 王作)